

第三十八章 崇高的心

夜晚并未舒缓炎热，热气像脱不掉的衣服，裹在身上，吸出所有的汗水，仿佛它是在这干旱环境里唯一能感觉到的水分。时间将近半夜，高易和容嘉树差不过已经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在这泥土为墙，茅草作顶，蚊子作伴的房子里，度过从山东青州府到灾区绉平县途中的最后一夜。

用成宣怀颁发的通行证，高易在青州府衙获得12名兵勇的保护，押运从烟台汇来的银子，在无情的酷热里已经跋涉了一个礼拜。到处是纹丝不动的枯树枝，和晒焉得垂头丧气的焦黄草叶。发白的天空，洒下威力无比的热力，像一幅巨型羊毛顶篷十分严密地扣牢大地，不让一丝风钻进来。

为了避免暴晒的阳光，高易一行改成清晨和傍晚各走数小时，中间找村子午休。最后这天，从上午5点走到9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在一面晒得发烫，一面能遮荫的山脚大石堆后面躲避太阳，直到下午5点重新上路。当上弦月露出山岭的脊梁时，方才到达一处荒村。

洋蜡烛闪出忽明忽暗的光焰下，高易和容嘉树十分节省地用装在皮口袋里带来的井水擦身，马马虎虎清除班结在脸上的部分尘埃。洗过的脸，随着水气蒸发，带来一阵短暂的降温。这是一天里最奢侈的享受。他们已经和挑银子的苦力，抬轿子的轿夫，押银子的兵勇，一齐用过充满大葱味的干粮，这个时候，正要熄烛上土坑睡觉，容嘉树掏出律师事务所赠送的银质怀表，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出来17天了。”

高易明白总文案在想家。

自从高易把琼司和雷满升为合伙律师后，律师事务所又雇了3名律师帮办。所以高

易对暂时离开上海，有较少的后顾之忧。倒是容嘉树，对这次押银子来山东会不会像上次去山西那样意外的拉长行程，有点担心。因为，绍兴家乡最近有一个亲戚晚辈要来上海投靠自己，有学问的父亲早已去世，操持家务的太太目不识丁，恐怕会耽误对那个年轻人的安置。

高易瞭解容嘉树心思。“你侄子今年几岁？”

“不是侄子，是族侄。今年12岁。”

“为什么要离开他父母？”

“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家有薄产给本族长辈夺走。我跟他父亲生前关系密切，是他唯一可靠的男方长辈。我一直在想，如果艾玛夫人那间学校还在，可以把我族侄送到那间半工半读的学校去。”

“艾玛夫人那间学校已经并入林乐知博士办的中西书院。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通过李牧师把你族侄介绍给林博士。”

“中西书院半工半读吗？学制多长？”

“部分学生有教会资助免费入学。学制好像6年，可以留校继续深造2年。”

“毕业后的出路呢？”

“海关，电报，铁路等洋务机构都可以去。中西书院比艾玛夫人的那间学校要正规得多，值得一试。像艾玛夫人身边阿芳的儿子方瑞，现在已经是《字林西报》植字部主任。我们可以熄烛了吗，这儿的蚊子实在厉害。”

高易带容嘉树一起来山东，不仅仅是为了通过容嘉树便于同当地官府打交道，更现实的是，高易很欣赏容嘉树对待灾民的方式。灾民们往往对洋人救灾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为大把大把的银子会从天而降。容嘉树通过沟通，能使灾民们降低期望，却不减低他们生活下去的希望。

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洋人押运银子救灾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总有灾民找到

高易他们的临时住所，围在门口询问，为什么不发银子给他们？迟迟不发银子，造成更多的人饿死，怎么办？容嘉树总是礼貌地会见他们，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高大人必须把银子送到县衙门，那里有完整的灾民花名册。银子需要根据花名册分发。在这里分发，难道你们希望漏掉同胞吗？”

当然不。问题似乎解决，灾民随之散去。但是第二天，那些灾民又来了，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容嘉树再一次耐心地跟他们交谈，劝他们自己或派代表去县衙门等候发银子。如此反复，容嘉树和那些领头的灾民成了朋友。他发现他们，往往像古时候部落里的酋长，对本村人具有不可取代的号召力。于是容嘉树通过和他们建立友谊，稳住一路走来周边灾民的情绪，使银子一天比一天平安地接近目的地。

高易和容嘉树熄烛睡眠4小时后，屋外晨鸟鸣啼，迎来晨曦染白东方。

容嘉树起身去邻屋唤醒苦力，兵勇，和轿夫。今天是全程最后一天，到了绉平县城，高大人立刻给大家发饷，所以，请大家最后努力，不要耽误路程。到了绉平县城，马上可以得到补给，大家今天的用水量，允许比平时慷慨。就在这片打动人心的鼓动下，这枝华洋相杂，疲惫不堪的队伍，重新踏上饱受旱灾蹂躏的山野岭间。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拔地而起的巍峨山崖上雕着宋代以来的石佛和名人题字。不论题字多么高雅，内容无非是祈福求平安，对眼前的世态，倒是有几分贴切。成片光秃秃的石碑，在阳光下照得发亮，好比散热器正在散热。不一会儿，高易的队伍，人人挥汗如雨，但是无人松懈脚步，眼睛都热切地关注前方，搜寻即将出现的县城。

县城里一片死寂，商店关门，窗户闭帘，路上没有行人，酒店空空荡荡，到处都是热烘烘的阳光，和灼烫脚板的铺石卵的街面。县衙门的大门朱漆剥落，门环上铁锈斑斑。从县衙门口到县衙门内中庭之间的衙门门洞里，一张无漆的白木桌后，坐着一个六十几岁的干瘪老头，从他的官服式样看，是一个品级很低的小官。他正在摆得整整齐齐的笔墨砚台之间忙忙碌碌地抄写东西。高易和容嘉树对他以这种姿态出现在这个地方很意外，猜想

那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老年小官不得不选在这个既晒不到太阳又有些微穿堂风的地方办公。

小官头也没抬。“什么事？”

“找知县大人。”

小官停下手中笔，抬起头，眼睛惊慌地瞪圆。”洋大人!“赶紧站起身，动作过猛，膝盖撞到桌子底部，疼得脸上的皱纹加深一倍。

可怜的小老头，忍住疼，挤出笑脸，一路把高易他们引到空空无人的县衙大堂。然后以超越他年龄的利索，消失在那张各处县衙大堂都有的千遍一律的丹鹤朝阳的屏风后面。

屏风后传来一片骚动和喧哗。

根据以往的经验，每一处交割银子都是不同的挑战。高易和容嘉树有点紧张，忐忑地等待屏风后将要出现的局面，因此对这个地方充满灰尘的陈旧气味，毫无知觉。他们的情绪被一声温柔的客套招呼声镇定下来。

“高大人吧？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一张在灾区难得见到的胖脸，戴着素金顶七品官帽，从屏风后出现。老头小官和一个年轻差役紧跟在后。从小官的媚态可以断定胖子就是知县大人。

知县是一个圆滑，善以词令的人。他对高易的到来大加吹捧，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容嘉树，显然对洋大人身边的这个华人很好奇。

银子的交割出乎意外的顺利。知县验看高易出示的官方通行证后，变得更为有礼。小官在知县的命令下，从县衙大堂到屏风后的内厅来回奔波，捧出5本蓝封面线装本放在积满灰尘的大堂公案上供高易和容嘉树过目。它们是全县灾民的人数和所在地记录。根据约定，救灾的银子散发由当地官员执行。所以，高易拿出带来的银子帐单给知县和他的部下，然后吩咐苦力们把银子原箱挑入大堂，请知县根据帐单查收银子。

一个小时候后，银子交割完毕。苦力和兵勇笑逐颜开地领着工钱和赏钱离开烈日照耀的县衙中庭。高易谢绝胖知县留下来享受接风宴会的邀请，由小官陪着去县衙专属的旅店休息。一个礼拜的山区旅程，使高易他们精疲力尽，身体发出不可违逆的诉求：洗澡和睡觉。

律师和总文案简单的愿望却很快成为泡影。他们在旅店门口谢别小官，正要入住瓦片屋顶的厢房时，身后传来一声英语招呼：

"高易先生吗？“

一位意大利天主教士身高6英尺，声音宏亮，脸上泛着红里带黑的光，讲拖着意大利腔的流利英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身后。

高易愣了一下，想起李提马泰的嘱咐，在大清荒僻地区，天主教传教士们有出人意外的通讯网络，果真名不虚传。在没有西人社会的地方，见到一个同种洋人，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

费萨尔神父作了自我介绍。确定县衙小官已不在视线后，和高易他们一齐进了厢房，然后直率地问：“高易先生，您带来银子吗？”

"已经交给知县大人。“

"唉呀，我来迟了，真糟糕！”神父满脸懊恼，然后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告诉准备大功告成打道回上海的高易他们。

缙县处在山东腹地，历来依靠山地的森林资源谋生。几年前，有人路过这里，意外地在树丛里发现小块闪亮的金属，拿到县城检验后证实是黄金。这个偶然事件，一传十，十传百，扩大成此地发现金矿的大消息。于是周边的村庄沸腾起来，一夜之间，四面八方都有人赶来，由当地人带路，漫山遍野地挖地砍树。成片森林转眼消失，留下拔出树根的大坑。但是没有发现金矿。外来的人潮退去后，周边的村庄迅速衰败下来，村民们非但没有发财致富，反而因为失去了森林资源，陷于赤贫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干旱降临，把

他们推向饿死的边缘。

"是这些村庄吗？“高易拿出知县大人出具的银子收据，上面列出受灾村名。

神父细阅收据。”果然不在上面。“

"为什么知县要隐瞒我们？”

神父的回答震惊高易。

知县之所以从受灾名单上消除一些村名，是因为一些村庄发生了瘟疫。在大清农村，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在上司面前显得无能，很少及时承认其管辖地区出现不可控制的疫病传播。抱着疫情到时候会自动消失的侥幸心理，瞒上不瞒下，结果往往耽误救治疫情的良好时机，造成更大的人员死亡。

神父目光悲哀。“在知县眼里，高易先生您是同大官们通气的。”

"既然如此，请神父告诉我村名。明天，我找知县，把这些村名加到银子收据上去。”

"高易先生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招来知县的抵制。因为同意增添这些村名，就是承认以前的隐瞒。要帮助这些又病又饿的不幸灾民，只能暗做，不能明来。”

这种暗中操作的说法使得高易原本打算休息的倦意完全消失。出于常识，贫穷的状况助长疫情的加重，无论如何，不能把疫区排除在救灾范围之外。神父来找自己之前必然已经想好一个计划。

神父像读懂高易的心思，没有问，就说出一个稍加修改的计划，请高易加入。

"我的一些教徒已经帮我收集了瘟疫流行的村子名单，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弄清在疫区的每个村子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多少人挨饿需要资助。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向外界求救。我本来想得到高易先生的财力相助，带一部分银子去拜访这些村子，既是救灾，又是瞭解疫情。很遗憾，银子已经进了知县口袋。请问高易先生，能不能帮我分担访问一些疫村？”

神父的请求使高易感到为难。离开上海时，跟李提马泰约好银子送到各个县政府为

止，具体发放银子由当地县政府进行，把功劳记给县政府，以此来换得救灾的顺利进行。银子的收据将交给成宣怀，将来由成宣怀凭收据考查各地的救灾。如果答应神父的要求，亲身去拜访灾区疫村，显然跟李提马泰商定的策略不符。

高易把顾虑告诉神父。

神父却没有改变立场。“我理介您和李牧师的看法，但是，您不会否认那是在没有知晓此地隐瞒疫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高易先生，如果您亲眼看到那些挨饿生病的中国人，您会改变主意的。”

“神父先生，您确定那是瘟疫？”容嘉树打破一贯的旁听身份问道。

“那是另一件需要搞明白的事情。我从不同教徒那里打听来的症状有发烧，腹泻，喉痛等等，可以是霍乱，伤寒，甚至虐疾。瘟疫只是一个统称。”

为了使高易他们确信自己的医学常识，神父介绍了几件天主教传教士们在全世界最常接触的传染病的症状，比如说马达加斯加的鼠疫，马来亚半岛的坏血病，日本脚气，以及波斯的癩病。

“因为没有真正搞清楚本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传染病，所以需要有人亲自访问那些村子，用西方的方式精确记下症状，整理出来，传给外界的医生去下判断。我手头有5个村子要访问，如果两位愿意分担访问2个村子，我向外界求救的报告可以提前10天发出。我的感觉，两位就是神送来的帮手。”

神父的请求使高易发生动摇。救灾或者救疫，跟打官司不同，没有输赢，却有成败。考验的不是智力，而是人性。高易在上海公共租界，凭籍学识和才能，在专业领域放出异彩，受尊敬，被赞扬，无望不利。但是埋藏在心里的本性，却从来没有像眼前这样受到挑战。他想起已经在哈罗公学念书的儿子亚力克斯和留在家里的女儿凯莉，想起妻子艾玛。艾玛碰到这种事情会怎样反应？

妻子艾玛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对弱者的爱，显然占据了丈夫的思考上风。

"好吧，神父，我答应您。不过，总文案不跟我一齐去，他家里。。。"

"高大人，我跟您一齐去。"容嘉树打断高易。

"谢谢你们能辩明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神父援引《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明天早晨，我送一个向导来，陪您们去。"

高易答应神父去拜访疫区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就受到重大挫折。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早晨，他向4名轿夫宣布新的计划，其中3名表示不愿去疫区，当场辞工。高易只好让留下的那名轿夫改行作挑夫，挑行李随行。

费萨尔神父带着一个16岁的孩子来送行。16岁的孩子是向导，长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皮肤黑得发亮，肋骨袒露，四肢精健，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片脂肪。临别时，神父送上四双中式布鞋和一瓶白酒。这酒是灾荒之年，用不能正式食用的高粱秆发酵制成，呈西班牙雪莉酒那种嫩黄色。酒可以解渴，可以消毒，去疫区用得着。

少年向导带着高易，容嘉树，挑夫一行4人离开县城，走上蜿蜒曲折的山路。高易脱下皮鞋，换上中式布鞋，解松白色软木遮阳帽的皮带，不久就和容嘉树落在少年向导和挑夫的后面。少年向导不得不屡次停下，等他们赶上来。

虽然从烟台押运来的银子已经交割给知县大人，高易和容嘉树身边还留着旅途备用的50银元。高易给挑夫1银元，给少年向导1银元，作为他们今后6天的工钱，希望能从余钱里省出一些，帮助那些挨饿的病人。

蹲在被掏金者挖空的枯树洞里躲避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酷日时，高易和少年攀谈起来。少年的父母双亡，在神父主办的孤儿院长大。他熟悉地形，对哪块大石头后面有树坑，哪块大石头后面有野兽残骨，哪块大石头后面有口枯井，枯井里有睡觉的蝙蝠，都清清楚楚。他的健谈，不仅减轻旅途的寂寞，而且给高易一种他很乐意当向导这个角色的印象。当他得知高易并不是传教士，容嘉树并不是教徒时，非常惊讶。怎么神父会邀请这样两个俗人来体现神对灾民的关爱呢？对于这个问题，高易怎么努力都无法解释清楚，只好请少

年向导有机会来上海访问，看看成千上万像高易和容嘉树这样的俗人在公共租界里怎样生活。

躲过酷阳的下午，他们重新开始爬石头的山间赶路。少年向导像羚羊一样，有时在石头上，有时在石头间穿行。远处出现一片非自然界的颜色，走近一点，看清那是一片巨大的凉棚。凉棚下坐着几个人。

"是茶棚？"挑夫兴奋地问向导。

"不像。"

再走近一点，看得更清楚，4人都不说话了。凉棚下坐的是五个县衙的士兵，热得上身没有穿衣服。

士兵们端着钢刀站起来，奇怪地看了高易一眼。为什么到这里来？士兵问。高易出示成宣怀发的通行证。

"为什么没有知县大人的手令？"

高易掏出银子收据，作为替代知县大人的手令，然后编了一个听来说得通的故事，是知县大人收到银子后，派自己到某某村瞭解疫情。

"不行，没有知县大人的手令，不得通行！"

高易望着士兵淌汗的胸膛和手里明晃晃的钢刀，心里发凉，难道要卡在这里？少年向导却向他用食指和姆指弯起来，做成一个圆孔的手势。这难道还要猜测？士兵要小费，故意刁难。

高易递给士兵每人1银元。

士兵们把银元塞入裤腰里的夹袋，挥挥手，爽快地让高易一行过去。

第二天上午，高易一行到达第一个疫村。虽然高易已经在山区的穷乡僻壤转辗两个礼拜，还是被这个地方的赤贫状况吓坏。住处是泥土，茅草，和断木料搭成的窝棚。衣衫褴褛，浑身污腻，长满疥瘡或不知名的寄生菌的儿童在干裂的泥地里打滚玩耍，激起一阵

阵蒙眼的灰尘。家与家的分界难以搞清。室内的泥土地，同样干燥发黄，除了土坑上可能有一张四脚不稳的木桌或千孔百穿的棉被，几乎没有傢具。大家挤在一起睡觉，毫无私人空间可言，共同呼吸难闻的气味。可想而知，一旦发生疫病，这里就变成了任意传染的海洋。

少年向导找来村里走得动的长者带路，瞭解这里的灾情和疫情。第一个见到的病人展现一派悲惨的景象。昏暗的窝棚里，一个骨瘦如柴的成年人躺在泥坑的草席上，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可怕响声，脸色蜡黄，眼眶深陷，眼角和鼻孔流出黄色浓液，皮肤包裹骨头，像帆布挂在画框上。病人的症状是喉痛，发烧，呕吐，已经到达昏厥和精神错乱交替出现的地步。病人的家人已经死绝，目前依靠邻居照顾。极端酷热和营养不良已经把病人推到死亡边缘。

高易他们挨家挨户看了四个病人。尽管不是医生，高易觉得病人的症状并不相同，不像患上同一种疫病。费萨尔神父的猜测是对的，“瘟疫”只是一种统称，涵盖了一切流行病和饥饿引起的生理反常。

村里长者特地腾出村里最好的茅窝请高易一行过夜。从防疫角度来看，这间茅窝里从没有人得病去世，从舒适角度来看，这间茅窝里有板凳和白木桌。所以是招待贵客的上选。用神父送的酒精擦脸擦手后，高易以法律办案般的精确记录下进村后观察到的各种症状，出现“瘟疫”到目前的时间长度，已经去世的人数，以及长者估计正在患病的人数。于此同时，少年向导用高易送给他的毛巾左右挥动替高易驱赶蚊子。

下一天，离开疫村的时候，高易送给村里长者20银元。高易心里很愧疚，这是自己拿得出手的最大数目，估计只够让全村几百人半饥不饱地吃三天而已。容嘉树向村里人频频许诺高大人会从外界募来比20银元更多的善款，村里人千拜万谢，送高易他们离开。村子在视线里消失时，高易和容嘉树的眼眶都湿了。在上海公共租界，20银元够买四张春秋季的赛马票。在这里，20银元是一村人活下去的希望。

山路随着山势越爬越高。高易和容嘉树用枯树杆当作手杖，一脚比一脚沉重地跟在少年向导身后。挑夫不断抱怨掏金者砍光山上的树，让行人毫无遮荫地饱受毒日施虐。他们无心观赏远处连绵的山岭，近处陡峭的悬崖，和头顶上无云的蓝天。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被刚访问过的疫村里的惨况感染，他们情绪压抑，交谈明显减少。高易只问了少年向导一次，为什么村里的人不离村逃荒？多半是被那些兵挡住了，想逃也不让。少年煞有把握地回答。

高易这才明白这次来山东救灾，为什么路上看到的灾民远远少于当年在山西看到的灾民。不让饥民离家逃荒，是为了防止疫病扩散吗？

第二处村庄的疫情显得比第一处更严重。没有进村，就在村口看到山区难得见到的一棟砖房。这是一处破庙。黄色的墙壁已经剥落，大门开着，高易一行抱着遮荫休息的目的走进去，却被里面看到的场面惊呆了。

阴森森的大厅，挤着上百个病人，从里屋到走廊，直挺挺地躺在泥地的草垫上，凡是能放身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缝隙都挤满人。空气里弥漫腐烂和排泄物的混合味，和一种古怪的骚味。这种骚味很难形容。当高易的目光从地面移到头顶的横梁时，才发现产生那种骚味的根源。横梁上沾满黑黄色的东西，那是倒悬着的无数只蝙蝠。入夜时分，蝙蝠倾巢吱吱叫着飞出去觅食。到了早晨，它们飞回来倒悬横梁美滋滋地鼾睡，排泄的粪便把横梁染黄。倒悬的蝙蝠下面，是病人们毫无血色的脸，痛苦挣扎的躯体，虚弱的四肢，错乱呆滞的目光。

破庙原先是香火鼎盛的九天玄女娘娘庙，人们到这里来祈求生儿育女。现在，泥塑的玄女菩萨已经倒塌。原本洁白现在变得肮脏不堪的墙上仿佛写着四个大字“人类悲剧”：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人，正在等待死去。

少年向导很快在这里找到照顾病人的熟悉村民。他们大都是病人的亲属。高易从他们纷杂的诉苦中得知这里病人的症状：头疼，喉咙疼，高烧，腹泻，呕吐，便血。跟第一

处疫村的情形相同，不是每一个病人患同样的症状，而是各个病人的症状不同，病情也不同，有人不到6天就去世，有人10天还活着，少数人居然痊愈出庙。这个疫村的人比上一个疫村的人有经验，他们把患者集中到破庙，这样做的好处是减低传染，坏处是抵抗力弱的病人，更易受到另一种疾病感染。

一拨又一拨的家属向高易诉说各家各户遭灾得病的经过。总结起来，无非是贫穷的状况助长疫情的加重，病菌在人口密集，营养不良的环境里传播。家里第一次有人死去，全家顿足捶胸，陷于无限悲伤。接二连三再有人死去，活下的人渐渐习惯，在麻木中继续活着。

"官府知道这里的情况吗？"

"知道。官府关照不许离开这儿。"

家属们证实了少年向导的猜想。

破庙里躺着上百号病人和几十个照顾病人的家属，却没有一个管理他们的首领。整个破庙里的救疫是在歉让和争吵的交替中进行。家属们为共用大厅外的走廊晒病人尿湿的被褥而歉让，为抢夺病人躺下的地面空间而争吵，却没有人提议清除那些可能是传染病根源的蝙蝠粪便。

高易记录完病人的症状，却无法从家属们嘴里得知本村一共有多少人感染得病，以及其中有多少人已经去世等综合性的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疫村的人又不如前一个疫村的人懂得管理疫情。前一个疫村有长者能够告诉高易全村受灾得病的整个情况。

高易在破庙里逗留将近3个小时后，离开破庙，跟着少年向导进村去找类似的一位熟识长者，这才知道那位长者已经去世。高易希望留下20银元给全村，但是，该把钱交给谁呢？经过跟容嘉树和少年向导仔细商量，高易请少年找来10位年长的村民，请他们推出首领，然后当众把20银元交给那个首领，关照他为全村人买些粮食。

高易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已近黄昏。鉴于村中疫情泛滥，他们不敢贸然在村里留宿，

却在村口被一群病人家属在破庙门前拦住。

"洋大人，你办事不公！“

"我们也要20银元！“

"不给钱，不能走！“

"。。。。。”

家属们把高易团团围住，越说越激动，有的趁机翻看挑夫的行李想找出值钱的东西，有的甚至扯去高易脖子上的洋毛巾。少年向导握住高易的右臂想把他拉出包围圈，但是高易的左手却被家属们抓住，死活不放。

"我。。们。。给。。钱！”容嘉树用足嗓门喊道。

家属们放下高易，目光都看着容嘉树。高易的目光更为惊讶：天哪，总文案，我身上只剩3块银元，不够20元呀！

"高大人，把怀表给他们。“容嘉树掏出自己的银怀表，高高举过脑袋，然后递给少年向导。

高易明白了一切，立即掏出自己的金怀表，同样高高举过脑袋，递给少年向导。

"放了洋大人，怀表归你们！”少年向导高高举起两只怀表，往后连退10步。

家属们抛开高易，一鼓脑儿涌向少年。高易，容嘉树，挑夫趁机朝村外奔跑。于此同时，少年将两只怀表放在地上，趁家属们争夺怀表，乱成一团之际，在数分钟里快步在村外追上高易他们。

这一晚，他们在山野的枯树洞里将就过夜。半夜里，高易醒来，觉得双臂肌肉酸痛，借着月光，他看到手臂上有无数抓痕，认定酸痛是刚才拉扯所致，便翻身重新入睡。

第二天晚上，他们回到第一个疫村，在那间最防疫的茅窝过夜。高易觉得肌肉酸痛加重，额头有些发烧，浑身发冷，怀疑自己得了虐疾。连忙吞服奎宁片。第三天，他们中止赶路，高易睡了整整一天，觉得好些，才放下心来，决定重新赶路。

第四天晚上，他们回到绉平县城，入住那间县衙指定的旅店。下一天凌晨，高易感到肌肉酸痛难熬，嗓子像着火那么灼疼，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睡觉姿势。两小时后，情况更为严重，体温急剧上升。胸口发闷，呼吸越来越侷促。。。。。。

DRAFT